



文：張大春

圖：鄭問

哈雷彗星 照亮的中國歷史

哈

雷彗星在七十六年前逼臨地球的時候，曾經引起世界各地的大恐慌。巴黎市盛傳啓示錄末世紀的謠言，民衆投入瘋狂享樂的悲歡矛盾之中。雪梨市政府公然宣稱彗星含有毒氣劇毒，促成防毒面具的暢銷。日本則闢傳著彗星將吸光地球大氣達五分鐘之久，致使數以百萬計的民衆大肆收購舊輪胎存氣避劫。

中國人早在幾千年前就視彗星爲不祥之物。其不祥和東西洋的看法却有很大的出入。我們的老祖先似乎從來不擔心彗星會帶來亡國滅種的大浩劫，彷彿中國人總有足夠的存活能力，彗星並不直接威脅人的性命，它只是帶來社會階層和倫理的變異或動搖。

在孝經內記上說：彗星如果出現在北斗星附近，就會有兵變；如果出現在三台星旁，就表示臣子要加害皇帝；如果出現在大微星，意味著君王要害臣人；如果出現在天獄星，那是諸侯準備作亂；彗星要是在太陽旁邊現身，就是做兒子的想殺老爸了。

中國古人的宇宙觀和倫理觀老是夾纏在一起，但凡天有異象，人們就開始憂慮：社會結構要變了；或者更進一步認爲：社會結構不變不行了。前一個看法使人警惕，因而謹言慎行，以免天譴，以驅禍亂。然而後一個看法却很可能帶來相反的人事活動，野心或革命家往往強調：既然老天爺已派掃把星示意，若不清理一下現實就有違天心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反了吧。

這樣說來，彗星未必帶來不祥，而是對不祥之事的畏懼（或期盼）讓古人在天空中找到了一個好藉口——它拖著個大尾巴，流浪在廣袤的宇宙裡，俯視著始終不甘寂寞的世人一代一代地殺伐、爭鬥。

秦國將星蒙驁突殞 漢相正直嚇死鄧通

西元前二四〇年，秦始皇七年。彗星出現於東方天際，繼而掃到北方，五月裡又在西方露臉，然後大將軍蒙驁死了。

蒙驁在秦併吞六國、統一天下的軍事活動中，稱得上是一位拓荒者。秦莊襄王元年就攻克韓國的成臯、滎陽。二年伐趙，拔取榆次等三十七城。到了始皇時代又平定過一次叛亂，攻取韓國十二座城池、直搗魏國，打下酸棗、長平、雍立、山陽等三十座城。一直到他死於彗星的尾巴底下，仍然在軍旅中效命。

蒙驁的死其實是始皇霸業的一大轉捩。在此之前，秦人以一敵六，採取的都是游擊戰：全賴大將軍出生入死，克敵奪城。等到蒙驁死後，始皇的軍事活動至少停頓了四年。

後李斯躍身秦國政治舞台，游擊戰時代結束，縱橫穿梭外交的政策導致六國自相攻伐，秦拉左打右、拉遠打近，不但不傷元氣，而且事半功倍。一般史家不太注意蒙驁這顆將星殞落的連鎖效應，以致忽略哈雷彗星橫掃六國的內幕，殊爲可憾哉！

千年大掃把^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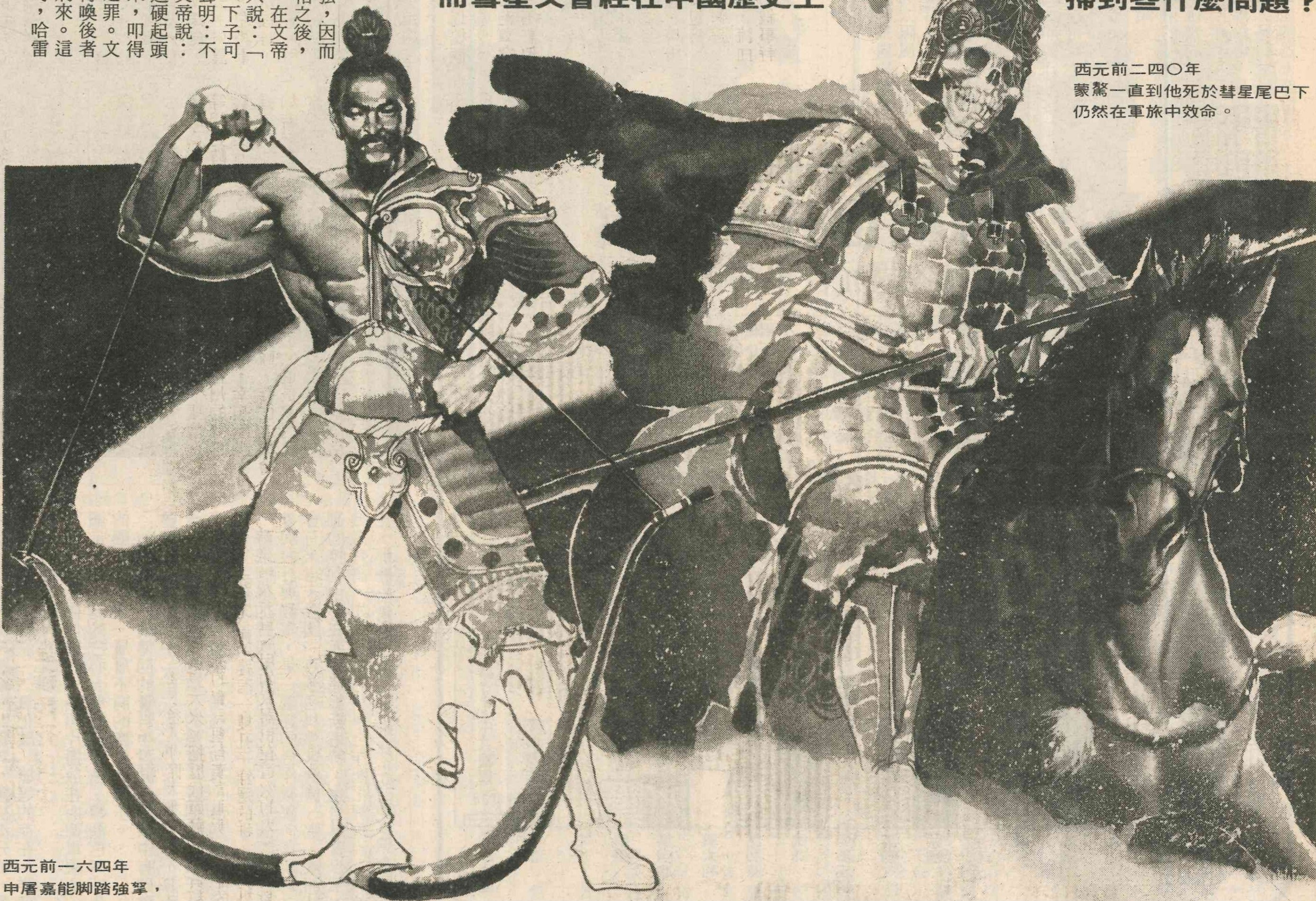
文 / 張大春
圖 / 鄭問

~哈雷彗星照亮的中國歷史

中國人早在幾千年前就視彗星爲不祥之物，不過和東西洋的看法出入很大，我們的老祖宗而彗星又曾經在中國歷史上

究竟如何看彗星？
掃到些什麼問題？

西元前二四〇年
蒙驁一直到他死於彗星尾巴下，
仍然在軍旅中效命。



西元前一六四年
申屠嘉能腳踏強弩，
手拉滿弓，因而封了侯爵。

西元六十六年培特羅尼歐被譴失寵，並賜死。



西北匈奴叔侄反目 飛燕姊妹後庭悍妾

下一次哈雷重臨中土時是漢昭帝始元二年，西元前八十七年。這回權利結構發生重大改變的地方是在漢帝國西北的匈奴境內。

當時匈奴的狐鹿單于病重，死前擔心兒子年幼不能治國，立弟弟右谷蠡王繼位。但是老單于的老婆閼氏不甘心，匿喪不發，而且矯詔改立其子左谷蠡王為單于。右谷蠡王當然不爽，率領部眾想要往南歸降於漢，又怕路遠不果，最後決定西結烏孫。然而事機不密，被新單于發現了，驗問之下，右谷蠡王當然不承認，於是叔侄反目，匈奴從此分裂，歲史上註記著：「匈奴始衰」的按語。

七十五年以後，漢帝國也步向衰敗的路途。時當

漢成帝元延元年。四月份，哈雷彗星從太陽的方位往東南遊行，一整天裡都出現著耀耀如雨絲的光髮。成帝慌了，向群臣問主意。北地太守谷永認為：「彗星出現意味著一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，醉酒狂悖」，以及外地即將爆發革命等情事。「悍妾」不言而喻，指的是趙飛燕姊妹，驕臣則是指淳于長、張禹、張放等成帝的寵臣。不過谷永的話顯然無效，趙飛燕、張禹、張放仍舊是成帝最親密的戰友。有一位耿直狂言的總令朱雲上書求賜「尚方斬馬劍」殺張禹，成帝勃然大怒，命御史拖朱雲出去，朱雲掙扎著打斷一支窗欄。就在斬首行刑之前，左將軍幸慶忌免冠力保，救下了朱雲。漢成帝倒順水推舟，宣布不准更換損毀的窗欄，只在斷處補合了事。用意是說：皇帝我還是很欣賞直言極諫的臣子，留下裂欄杆，以表揚耿直之士。可知政治家做政治秀非自今日始。

西元六十六年，是為東漢明帝永平九年。這一年五穀豐登，號稱「大有年」。有位皇子廣陵王劉荆在這年對一位相士說：「我長得很像先帝光武，光武帝三十歲得天下，我今年正好三十，看來可以搞個革命了。」相士立刻告到官裡，說廣陵王想造反。劉荆聽說此事，嚇得趕快自首。幸好漢明帝治事寬仁，不加追究，只是裁了劉荆手下的屬官，不許他治國了事。

這一年在西方的哈雷觀測史上是開紀元的一年，一位猶太史學家首度發現哈雷彗星，以為是「凶刀」降臨耶路撒冷。（事實上「凶刀」應該出現在當時羅馬帝國尼祿王的宮廷。尼祿王最愛的一位詩人雄辯家培特羅尼歐（Petronius）因過於驕狂，被譴失寵，並受賜死。他先切斷自己的血管，加以包紮，隨即設宴招待親友，當場發表了一篇「諷諫詩」（Satire），派人上呈尼祿，然後解開繃帶，流血而死。該作品是羅馬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部敘事詩文獻，可與哈雷彗星爭光。）

猛將張飛落荒而逃 諸葛孔明不够高明

西元一四一年，為東漢順帝六年。正月裡征西大將軍馬援和羌人在射姑（二云姑射）山打了一仗，戰敗，馬援和兩個兒子都死在軍中。敵人乘勝進兵，東西羌於此時舉行大會師，直迫三輔長安重地。二月初，哈雷彗星光臨，現身於營室星附近，漢人一直以營室星為帝王之星，帝星被犯，當然不是好兆頭。三月初三日，大將軍梁商在洛水請客喝酒，醉後竟然大唱輓歌。一位從事中郎周舉曾嘆息著說：「這真是哀、樂都不合時宜，恐怕要有大災難了。」梁商在國難中請客可能有點末世狂歡的用意，唱輓歌則顯然為了追悼馬援，其實都不算「失時」。倒是那首薤（一廿）露歌很有名，是文學史上的必稱之作，其詞曰：「薤上露，何易晞（乾）？露晞明朝還復落，人死一去何時歸？」

七十七年之後，時值東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，西元二一八年。中原已陷入三國鼎立的分裂之局。哈雷彗星於三月間出現於東方。它一定看到了猛將張飛的一樁糗事。

當時魏王曹操的子弟兵曹洪率軍攻打吳蘭。張飛屯兵於固山為吳蘭斷後。曹洪的部將之中有個都尉曹休在軍事會議上發言，他認定張飛的部隊不是主力，便主張趁吳蘭大軍未集結時予以迎頭痛擊，不必顧慮張飛在固山屯兵的態勢。曹洪於是一面伏兵潛行，準備突擊吳蘭，一面虛張聲勢困住張飛。等到吳蘭兵敗，張飛和馬超二虎將果然落荒而逃。

這一年也是蜀國決定戰略方針的一年。五月裡劉備駐兵陽平關，和曹操的部將夏侯淵、張郃、徐晃等相對峙，屢攻不下，便急書請益州的諸葛亮發兵聲援。諸葛亮尚在猶豫兩可之間，幸賴參謀楊洪進言說：「漢中之地是益州的咽喉，存亡之機會，如若失去了漢中，蜀國也完蛋了。這是家門之禍，自然要發兵保全，有何可疑？」

從上列兩段紀錄裡，我們不難發現：張飛和諸葛亮在哈雷彗星的普照之下，也顯露出不夠高明的一面。

六月下電武庫大火 南朝皇帝悶死反王

到了西元二九五年，晉惠帝元康五年，哈雷彗星似乎真的帶來了不少災禍。根據記載，四月份彗星在奎星附近出現，行至軒轅、太微、三台、大陵各星。到了六月中，東海地方大雨大雹，深達五寸。荆、揚、兗、豫、青、徐六州開大水災。閏十月庚寅這一天，武庫發生大火，把歷代庫藏的寶貝都燒光了。據說被燒掉的寶貝裡有漢高祖斬殺白蛇的古劍、王莽的人頭，還有一雙孔子穿過的拖鞋。另外，兩百萬人大軍所用的武器也在這次的火災中焚燬，國力大傷。

哈雷彗星再度來臨時，中國已陷入五胡亂華的大變局。時當晉武帝寧康元年。這一次它來得又大又久：彗尾長達十餘丈，經尾箕星、太微星，掃過東井星。而且從四月初露相之後一直到冬天都還耀



武庫發生大火，連漢高祖斬殺白蛇的古劍都焚毀了，西元二九五年。



嚴龍拿被子
把劉義康活活悶死，西元四五一年。

哈雷彗星這一次來而復去，一直消失了七十九年，再來時已是南朝梁武帝中大通二年，西元五三〇年。當時北方仍屬北魏，魏主為孝莊皇帝。北魏孝莊帝之能夠得位，全賴前驃騎將軍、光祿大夫爾朱榮之功。爾朱榮先統有併州、雲州等六州的軍隊。當前任北魏孝明帝胡太后毒死之後，他立刻擁兵起事，肅清宮側，立孝莊帝即位。爾朱榮

中興有功權臣狂傲 翁婿君臣拔刀相向

耀天際，彷彿在昭示著什麼。
北地前秦符堅的太史令張孟就此判斷：「照彗星出現、經過和掃掠的星宿所照臨的下界看來，十年之後慕容氏的燕國會滅掉我們秦國；而二十年後拓拔氏的代國將滅掉燕國。」但是符堅當時的外交策略是和慕容氏交好，他甚至大力啓用慕容家族的子弟為重臣，毫不理會星象家和謀臣的建議。結果十一年後慕容沖破長安，二十三年後拓拔珪克中山，燕滅秦而代（北魏）滅燕的預言真的應驗了。
七十七年之後，正值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，西元四五一年。江夏王劉義恭等人連署奏參彭城王劉義康對皇帝常有怨言，動搖民心，很有點謀反的意思，請求將劉義康遷往南方的廣州。宋文帝還沒來得及下令，劉義康却先上書說：「人總有一死，我也不是偷生之人。如果我真想造反，遷我到遠方去我還是會反，皇帝乾脆賜我一死算了，我可不願意落個遷謫的恥辱下場。」這一招以退為進果然奏效；不過為時不久，當時北魏已進逼到瓜步地方，人情洶湧，都說要「攘外必先安內」，於是朝中彭城王的對頭重提舊議，要文帝下決心殺了劉義康。文帝只好派中書舍人嚴龍賜下毒藥。這回劉義康又不肯死了，推辭說：「佛教不准自殺，你們看著辦吧！」嚴龍只好拿被子掩住劉義康的頭，把他活活悶死了。三個月之後，哈雷彗星出現於卷舌星旁，行經太微，直逼帝座。

算是中興的功臣，又把一個嬌居的女兒嫁給了皇帝，不免十分狂傲，他和堂弟爾朱世隆，以及太宰元天穆三人可以說是一時權貴，連地方小吏的任免都不容皇帝插手。時日既久，皇帝知道爾朱榮原非伊尹、霍光之流，卻很可能成為王莽、曹操之亞，於是這一年密謀幹掉這個權臣。
九月中甲午這一天，爾朱榮在陳留王家飲酒大醉，好幾天不入朝。皇帝也擔心是不是密謀洩漏，趕緊假藉爾朱皇后即將臨盆太子為名，召爾朱榮入宮探視外孫。爾朱榮不疑有詐，便和元天穆一同入宮來，這一對翁婿君臣在明光殿相遇，女婿皇帝沉不住氣，只有拚命喝酒壯膽，可是越喝越壞事，



西元五三〇年孝莊帝刺殺爾朱榮。

硬是下不了手。等到預先埋伏的幾個臣下持刀入殿，爾朱榮已經心生警惕，當場追逐廝殺起來。爾朱榮心想擒賊擒王，索性直趨帝座，孝莊帝這才急慌慌地從靴筒中抽出匕首，橫刀刺中爾朱榮，眾人一陣亂砍，總算解脫險象。這是中國歷史上皇帝殺臣子的紀錄中最窩囊的一頁。爾朱榮沒能及早看看天象——七月甲午日哈雷彗星現身於東北，象徵著將星殞落——而蒙驚早在七百年前就一死示警，爾後馬賢之亡、張飛之敗（張飛吃敗仗之後第二年關羽也因死麥城），以及多少權臣失寵、受辱或身亡的故事，好像都沒讓爾朱榮醒悟到哈雷彗星這隻大掃把的威力。

● 下期待續 ●

標準的身材， 不再是夢想了

仙桃牌使妳乳房發育健全



不用再去羨慕別人了！我也“長”大了！

如果妳擁有一副標準身段，整條街的男男女女，都會看著妳！

如果妳擁有一副健美的身材，整個海灘的眼光，都會投射在妳身上！

治療少女、婦女乳房發育不全

仙桃牌通乳丸針對乳房發育不全的因素：營養不良、虛弱、乳汁缺少予以改善，強身、補血、通乳，對女性乳房發育不全及衰弱諸症，具有治療及促進改善之功能。

仙桃牌通乳丸行銷十餘年效果好

仙桃牌通乳丸，大家都知道是女性歡迎的好伴侶，不祇歷史悠久，品質藥效好，同時有外銷日本。

國內合法的治療藥劑

經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上市（內衛成藥字第3969號）其處方效能，是可以認定的。



不二價
450元



仙桃牌通乳丸

總經銷：和新貿易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臨沂街27巷8號

電話：(02)3952758-60

（請駕全省各大西藥房購買）

郵政劃撥帳號：0702021-2

內衛成藥字第3969號

省衛藥廣字第7503016號

「鍋」黑背把掃

文 / 張大春
圖 / 鄭問

～哈雷彗星照亮的中國歷史



武后掌權前後，早已於京畿內外密布眼線，從事諜報工作。據說有幾個羽林軍的飛騎在妓院喝酒，一個人發牢騷，說：「早知道二月裡廢帝之舉竟會沒有封賞，還不如不起事！」

哈雷彗星

光臨中國兩千多年之間，

固然出現了無數禍患，然而，哈雷離去之後，難道從來沒有災難？看來這個大掃把是背了太多的黑「鍋」了。

西元六〇七年，正當隋煬帝大業三年。文獻上提到這一年哈雷彗星出現的時間有兩種說法。隋書煬帝本紀記載的是二月己丑日，一共出現了一百多天。而隋書天文志上則說：「三月辛亥，長星見西方。」而它的光芒普照著整個天空，一直到九月裡，半壁南方的天穹中仍有它的巨大影迹。不論二月也好、三月也好，總之是在這段時間，宮廷裡重演了宋文帝二十八年骨肉相殘的慘劇。整件事情要先回到七年之前。

當時是隋文帝開皇二十年。冬至這一天，百官不約而同地到東宮向太子楊勇賀年。隋文帝不太高興——多至朝賀之禮是皇帝的專利，太子受「賀」，涉嫌搶老子「朝」儀的風光，從此心中生了嫌隙。於是多年前太子妃元氏因失寵得心病而暴斃的往事一再被翻提出來。文帝的皇后獨孤氏一口咬定元氏當初是遇害身亡，而太子楊勇的新寵雲氏專斷內政，僭越情理，也是出於野心。偏偏楊勇毫不掩飾的擺排場、多近女色的缺點，正犯到恭儉成性的文帝的大忌。另一方面，晉王楊廣「美姿儀，性敏慧」處世待人深沉有禮，又暗中交好內宮、結納大臣。果然，一年不到，楊勇在父親的猜忌偵察、母親的宿怨煽動和朝臣內侍的播弄羅織之下，遭到來殺，被廢去太子之位。連帶地，雲氏的父親雲定興也被問了個「媚事太子」的罪，削官抄產成了奴僕。

不料七年之後，哈雷彗星却好像為雲定興搬了風。雲定興本人可能是個裝潢工程專家，在營造方面以巧思聞名。這時，奪了太子位繼文帝登基的隋煬帝楊廣特別召他回宮監督建築工程。雲定興可不只想幹監工，便大肆賄賂權臣宇文述，宇文述知道他求官心切，就告訴他一條苦肉計：要他不惜犧牲自己的外孫（也就是從前楊勇和雲氏所生的幾個兒子），以向隋煬帝剖示投靠的忠誠。雲定興欣然照辦，上書煬帝，聲言廢太子的八個兒子「進退無用，請早處分」。煬帝立刻幹掉所有的親侄兒——有的用毒鴆害，有的先放逐嶺南，再派人追殺，一時立盡。整整七十七年以後，武則天於唐中宗嗣聖元年二月戊午這一天，也出手凌逼骨肉，奪了帝位。

武后則天穢亂春宮

安史之亂漸趨平定

從表面上看，唐中宗的被廢是起因於一句氣話。他一即位先立太子妃章氏為后，又把岳丈章玄貞從普州參軍升為豫州刺史，沒過幾天，又想再升他作侍中，侍中在唐代就是宰相之一了。這還不算，中宗還要替他奶媽的兒子封個五品官。中書令裴炎力諫不可。中宗火了，說：「我就算把全天下都給了章玄貞也沒什麼不可以，還在乎一個侍中之位麼？」這一席氣話被武后捏住成了把柄，二月裡便召集百官於乾元殿，勒兵入宮，廢了皇帝，立睿宗李旦為傀儡。

武后掌權前後，早已於京畿內外密布眼線，從事諜報工作。據說有幾個羽林軍的飛騎在妓院喝酒，一個人發牢騷，說：「早知道二月裡廢帝之舉竟會沒有封賞，還不如不起事呢！」酒席沒散，在座的全被扣押起來。發牢騷的砍了腦袋，聽牢騷的問了絞刑。

這年九月，武后改元光宅。因事被貶為柳州司馬的徐敬業起兵，聲稱恢復「嗣聖」年號，自稱「揚州大都督」，十日之內兵力增至十餘萬。他手下的記室官駱賓王（前任長安主簿，被貶為臨海丞）寫了一篇傳誦千古的「討武明儼」，武后讀了檄文之後也留下一句傳誦千古的漂亮話：「人有如此之才，而

使之流落不偶乎？」其實武后何嘗不在乎檄文中說她「洎乎晚節，穢亂春宮」、「殺姊屠兄，弑君鳩母」的話？否則十一月裡駱賓王和徐敬業、敬獻兄弟的人頭就不會大老遠從海陵送入長安，獻於武后之前了。

七十六年之後，是唐肅宗乾元三年（閏四月改元為上元元年）。安祿山已為其子安慶緒所殺。史思明又幹掉安慶緒，「安史之亂」邁入第二年。大體說來，唐朝的亂部隊在這一年頗有斬獲，太尉兼中書令李光弼接連在懷州、河陽等地打了勝仗。不過，哈雷彗星是個傳統，似乎在這一年也沒例外：九月戊申這天，肅宗下了制書，命大將郭子儀統領諸道的地方兵馬，自朔方直取范陽，以便抵定河北；並另派兩支禁軍和朔方、鄜坊、邠、寧、涇、原各地蕃漢兵馬共七萬人，全歸郭子儀節制。如果郭子儀真的領命攻范陽，史思明就有後顧之憂。這樣一來，李光弼在前頭夾擊，郭子儀在背後掣肘，安史之亂必定提前兩年結束，唐朝也就毋須在後來的兩年之間於河北樹立那些節帥，則多年以後的藩鎮之禍也很可能不那麼猖獗。但是，給郭子儀的制命被一個閹人「咬住不放」，那人叫魚朝恩。

另一方面，哈雷彗也照顧到另一個「寵臣失歡」的傳統——此時的太上皇唐玄宗寵信了幾十年的高力士在李輔國的排擠之下，被肅宗流放到巫州去。從這一年起，唐玄宗開始吃素，身體也壞了下去。

諫議大夫直言如字

扒灰皇帝為子所弑

西元八三七年，時值唐文宗開成二年。三月哈雷彗星出現，長八丈多。文宗立刻命人裁撤樂隊，並將一天的膳食分作十天份食用，以示敬天之意。唐文宗是個難得一見的好皇帝，治世恭儉開明而理智，可從下面兩件事管窺一二。

開成二年二月，他對宰相們表示：用人應不分親疏。「我聽說寶易直任相之後，」文宗說：「從不任用親人。其實如果親人真有才幹而只是為了避嫌就不予任用的話，也不是真公平。」

四月裡，文宗在便殿召見柳公權等人時，曾舉著袖子說：「這件衣服已經洗過三次了。」眾人立刻稱美皇帝「儉德」，獨獨柳公權悶不吭聲。文宗問其緣故，柳公權卻說：「這是小節，陛下貴為天子，天子還有進賢退不肖、納諫諍、明賞罰等的大事好做。」事實上柳公權當時只是個中書舍人兼侍書的官，沒有什麼「發言權」，但是文宗立刻封了他諫議大夫的官。這兩句話說出口，後世人在學寫柳公權字帖時才有「諫議大夫」四字可以臨摹。

到了西元九一二年，中國又在分裂的戰局之中。這是後梁太祖乾化二年，後梁太祖名叫朱溫，又名朱全忠，也有人叫他朱阿三。

朱阿三從出身致仕打仗稱王，到這時已經管天下三十年，老了，也病了。可是仍舊喜歡女人，尤其和唐玄宗一樣，喜歡兒媳婦。他的二兒子朱友文是他的義子，妻王氏，有美色，經常和公公做一頭睡。



西元912年，尹繼倫在潰軍之中砍傷了耶律休哥拿筷子的右手。

朱溫的三兒子朱友珪的老婆張氏也不含糊，史稱張氏竟然「朝夕侍帝側」。不過張氏另有算計，她和朱友珪都知道老頭子命不長了，又擔心繼承大統的擔子可能會落在朱友文的肩上，便就近日夜監視。

果然有一天，朱溫病重，張氏傳消息來說：朱溫密詔朱友文和王氏入宮，朱友珪可慌了。他正在焦急之時，又聽說朱溫把他貶到萊州去幹刺史，這一下不反也得反。於是和統軍韓勣合謀，以牙兵五百人，趁夜半斬開入寢殿，驅散了伺候的人役。朱溫當下驚起，問：「是誰造反？」他的三兒子說：「不是別人！」朱溫怒道：「我早就懷疑你了，恨不會早早殺了你這悖逆子！」他的三兒子又說：「把老賊碎屍萬段！」這時旁邊的僕夫馮廷諤一刀刺入朱溫腹部，貫背而死。朱友珪把他老子用條破氈包起來，就地埋了。如果孝經內記上說得不錯，這一年的哈雷彗星應該出現在太陽旁邊。

宋太宗端拱二年三月起，大旱開始，一連開了兩個多月。其間三度入相的權臣趙普生了重病，太宗親自到趙家去探病。哈雷彗星在旱災結束後一個月出現於東井星附近。太宗於是不居正殿，也和唐文宗一樣減少了膳食。

白虹貫日獨利奸臣 秦檜增寵加官進爵

就在彗星大放光明的時候，契丹南犯的部隊已由易州向前進逼。朝中文武大都是主和派，但令邊將固守而已。契丹大將耶律休哥從而更驕狂不已，準備發兵搶奪定州赴援威虜軍的一大批糧餉。不巧在路上偏偏遇見了宋朝一個小部隊，由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率領。耶律休哥心中只有一條大魚，懶得搭理慌忙走避的尹繼倫部隊。尹繼倫逃了腦袋瓜子也失了面子，愈想愈不甘心，索性跟踪上前，等到入夜時分，一聲令下，把個正在造飯休息的契丹部隊嚇得四處逃竄。尹繼倫在潰軍之中砍傷了耶律休哥拿筷子的右手，從此以後大將軍再也不敢輕視小游擊隊了。

西元一〇六六年，為宋英宗治平三年。這一年契丹和宋的關係較好，元正那天契丹還派了耶律仲達等代表團來行朝賀，幾天以後，契丹正式改國號為「遼」。又過了沒幾天，溫州發大火，燒燬民屋一萬四千間，死了五千人。

哈雷彗星在三月出現。據說在大火和彗星之間，二月初一這一天，有一道白虹貫穿太陽。這可能是一個警兆——整整一年之後，英宗死在福寧殿，享年三十六歲。

宋高宗紹興十五年，岳飛已死，權臣秦檜當道。時值西元一一四五年。四月份，彗星出現於東方，一直到六月才消失。秦檜告訴高宗：「要避災就要依往例：避居便殿，撤減膳食，寬省民力，以及解決懸置的獄案。」

秦檜和其哈雷彗所照顧的其他寵臣很不同。他非但沒有失寵，反而一再加官進爵——六月乙酉日，高宗親自到秦家為秦檜夫婦及子孫加官封。十月乙亥日，高宗自己寫了塊「一德格天」的匾額送給秦檜，並在秦家舉行酒宴。十一月丙寅日，又特例每年給秦檜「公使錢」一萬緡。就連秦檜的養子秦熈也在不久之後封了「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」的職務。

七十七年以後，宋寧宗在位，時值西元一二二二年。哈雷彗於八月己卯日出現，為時不久，九月壬戌日便消失了。這一年南宋方面非常平靜，沒有重大的刑獄或災患，但是宋室江山已經強烈地受到蒙

西元1682年艾德蒙·哈雷發現了爾後、定名為哈雷的新星。

古方面的威脅。連七十七年前抬頭挺胸的金人都對蒙古人感到吃不消。蒙古元帥木華黎在這一年奉了成吉思汗的命令，晉封為國王，經略太行山以南，把金國的元帥烏古論德和行省參政李革都逼得自殺身亡。

元朝成宗災害連連

景宗別戀媚女入宮

又過了七十八年左右，時為西元一三〇一年，中原盡屬蒙古。元成宗在位，年號大德。這年哈雷彗星在八月庚辰日現身，一并在天上盤桓了四十六天。彗星出現前後，元正傾全國之力遠征八百媳婦國，戰死的人為數不少。而江陵、常德、澧州發生旱災。汴梁、歸德等十二州發生蝗災；峽州、隨州等十州大雨；河南、蘄州等十個州縣旱災尤烈；大名、保定、濟南、濰州等十九個州縣水災。全年處大辟之行的有六十一人。由於歲荒，這年還禁止以糧食釀酒，山澤開放全民捕獵。

可知人民生計之難，已回復到半漁獵社會的時代了。

西元一三七八年，時值明太祖洪武十一年。九月甲戌這一天，哈雷彗星拖著條一丈多長的尾巴，在內塔、紫微、北極、天市等星間周遊，至十月下旬，天氣陰霾不開而消失了踪影。這年皇帝老子竟然沒殺功臣。皇子朱椿、朱柏、朱桂、朱模、朱植、朱橚等也都封了王。不過五月間還是發生了禍患。蘇松、嘉湖一帶鬧大水，災民每家可以領到一石米。國庫少收了六十五萬石的賦稅。七月份平陽大饑荒，少不得一番賑濟。一波未平，東海的海水又倒灌。八月份免了應天、太平、鎮江等五個大州府的秋糧——顯然不外是災饉所致。（這個現象和西元一六〇七年，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的情形差不多，那一年哈雷彗星也來了——五個州發大水，京師久雨，山東大旱，國庫差澀。）

到了西元一四五六年，哈雷彗星再度來犯，帶來了另一次大旱災。不過在宮中，皇帝仍如魚得水，



西元1456年，帶來另一次大旱災，唐貴妃跌下馬來害那馬仗被打個半死。

十分歡暢。

元宵節時，明景帝的皇后杭氏生了風寒病，一病不起。景宗移舍別戀，和一個召入宮中的江南土娼李惜兒打得火熱。李惜兒入宮雖已兩年多，却第一次有機會「出人頭地」，便自覺「身分地位」都不一樣了，於是愈發驕悍，竟然常和皇帝翻臉吵架。她畢竟出身寒微，比不得楊玉環。楊玉環和唐明皇有時打鬧起來，可以氣得「搬出去住」一個一陣子，李惜兒一搬出宮，就再也沒回來過。景宗於是索性采選秀女，終於看上一個唐氏姑娘，封了個唐妃。半年之後，唐妃晉封為貴妃。有一天貴妃騎馬入西苑，不小心跌下馬來，害那馬仗被打個半死。明景宗當然不會知道：他這樣臨老踏馬入花叢的後果是：不到一年的工夫，龍體搞垮，由英宗復辟。他可能也不會知道：就在他周旋於李惜兒和唐妃之間的時候，江南發生大旱，淮安、陽州、鳳陽各地的饑民正嗷嗷待哺，而杭州的西湖已經完全乾涸了。時當景宗景泰七年。

世宗祈子大設醮壇

英人哈雷新識大彗

到明世宗嘉靖十年，西元一五三一年，哈雷彗星掠過北京上空時，一定俯瞰到地上的壯觀畫面。這一年世宗在宮中設醮壇，祈求上蒼賜一個皇子。由文武大臣每天輪班上香，世宗本人也不時地到醮壇去行禮如儀。主持醮禮的人叫邵元節，是一代大道士。他初入宮時，世宗曾問他：仙術如何。邵元節給了世宗一個「靜」字訣，和一個「無為」的秘方，就憑這三個字，世宗封了他一個真人。邵真人可能通一點氣象學，曾經受命祈雪，果然應祈而得。世宗立刻封了他「致一真人」，官秩二品，並且在北京城裡給他建了一座「真人府」，耗資鉅萬，一蓋就是兩年。非但如此，還另賜良田三十頃、卒役四十人，為的就是讓皇帝有後。邵元節這一年表現得不算好，吃喝用度如常，宮裡却沒有一個大肚子。

西元一六八二年九月，二十六歲的英國天文學家艾德蒙·哈雷 (Edmund Halley) 結婚，在倫敦北方的一個小鎮上安頓新居時，發現了爾後定名為「哈雷」的這個彗星。這一年正值清康熙二十一年。

當時三藩之亂已經平定了一年，據有台灣的鄭成功之子鄭經抑鬱以終，康熙正忙著處分那些曾經在亂事中為「叛臣」所任用的知識分子。

早在康熙九年間，有兩個人一榜中了進士，一個叫陳夢雷，一個叫李光地。這兩個人後來都入了翰林，又一同請假回籍，却正逢上三藩之亂。三藩之一耿精忠逼陳夢雷入幕佐事，陳不得已而從，但是心知耿精忠必垮，便和另一個被迫幹耿氏幕僚的楊文言暗中告訴李光地，要他秘密致書京師，由小道進軍破耿。李光地特別用蠟丸封信，著人入京獻計，果然受到獎賞。可是耿精忠敗降之後，陳夢雷却以「從逆」論了死罪。李光地出面力保，說陳夢雷入耿氏幕府乃是「情非得已」，但是絕口不提通風報

甜美快訊

兒童節
清明節

特別舉辦

自4月1日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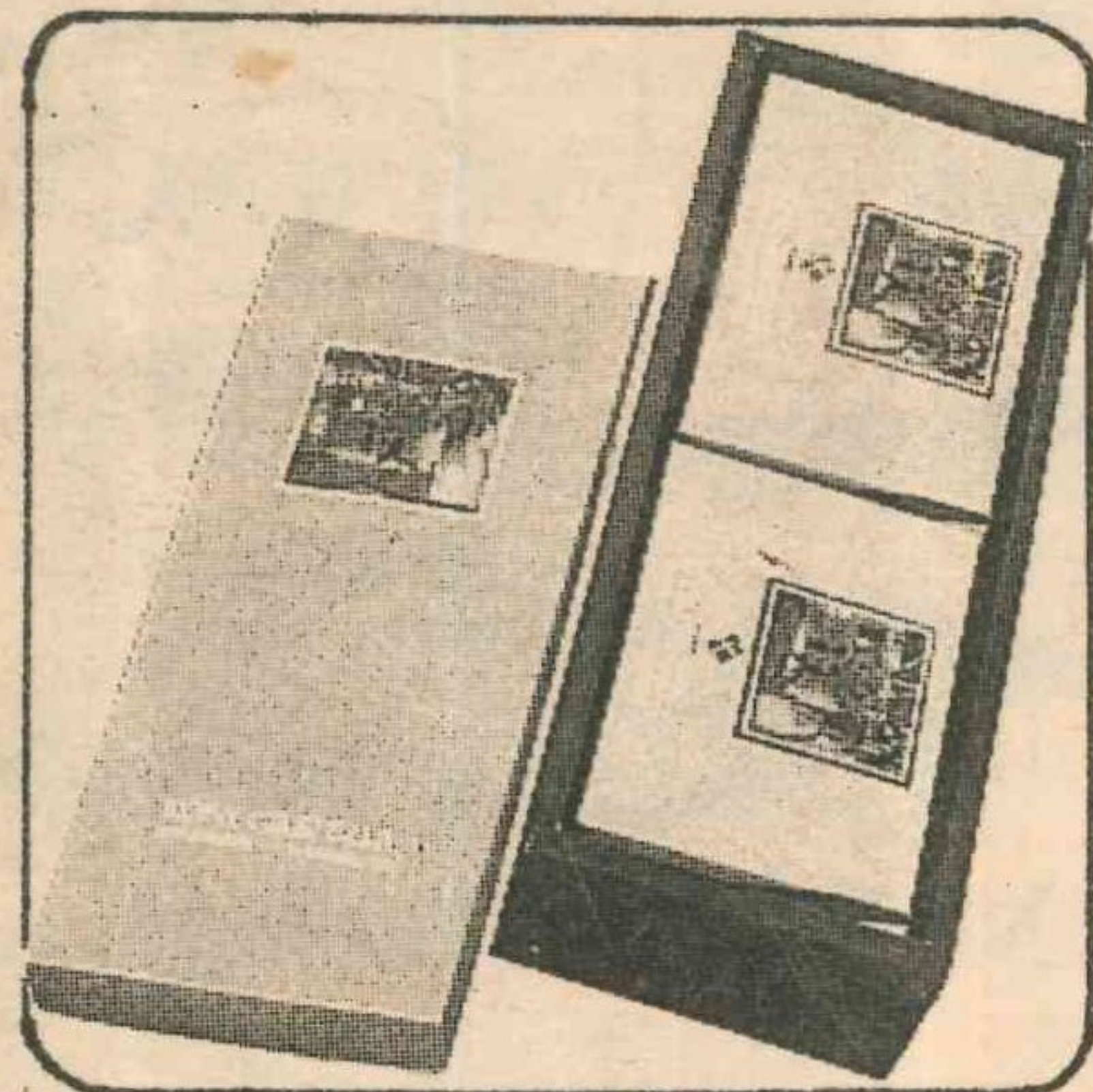
到
送
天綺
長崎



實力的天綺+美味的
長崎=顧客的滿意!!

※從4月1日起，凡是光
臨天綺髮式美容公司各
連鎖名店，燙髮顧客即
贈送：

長崎蛋糕一條



媽媽美麗！
家人歡喜！

天綺髮式美容公司

全省連鎖加盟店招募中
詳洽(02)5011624郭秘書

總公司	台北市延平北路一段32號	5375438
新雅都名店	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30號1F	3945889
姿蓉名店	台北市延吉街232號2F	7008303
大友名店	台北市復興北路313巷23號	7151227
僑星名店	台北市四平街112號	5612509
豪星名店	台北市濟南路3段7-1號	7215448
妙姿名店	台北市仁愛路4段35巷9號	7217873
台北名店	台北市永吉路177號	7629988
卡多名店	永吉市保平路181號	9287991
新雅都分店	台北市興隆路一段172號	9313142
華琦名店	台北市西寧南路58號2F	3142788
月琴名店	台北市汀州路616號之1	3413602
珍珍名店	桃園市成功路2段5號	(033) 377569

信，上疏請兵的一段。結果死罪雖免，活罪難逃，就在康熙二十一年，陳夢雷被發配充軍到遼東。（一直到十六年後才發還北京，在誠親王府編書。）這一年的重要性不只是陳夢雷撿回一條命，後來他所編成的一部大書則是今世之國寶——「古今圖書集成」。

乾隆盛世香妃被擄 道光年間鴉片暢銷

七十七年以後，是清乾隆二十四年。在乾隆一朝的武功說來，這年是極盛的一年，對新疆的回教民族而言，却掃把到極點。

這數十萬人的回教民衆都居住在天山南路，當地在元朝時屬察合台汗國領土，傳了幾代，一支由中東地區遷來的阿拉伯民族配刀帶可蘭經佔領了天山南路，自稱是穆罕默德的後裔——「聖神的後代」——漢譯音為「和卓木」，和卓木分大小兩支，兄弟各一，長者名曰那布敦，少者名曰霍集占，據有喀什噶爾和葉爾羌之地。

乾隆二十四年初，大將軍兆惠和富德各領精兵一萬五千，由阿克蘇分道撲攻大小和卓木。對方兄弟二人登時翻臉，西向而逃，用意在誘敵深入。兆惠年幼時曾得異人指點，頗精韜略，豈有不知之理？於是一面假裝中計，一面派重兵包抄，先搶下伏兵的陣地，又搖著回部的大旗，示意投降。結果有許多回人都情急智生，風來舵轉，乾脆棄械投順。這一仗打得快，傷亡也不重。那布敦、霍集占雙雙入頭落地，而且霍集占的老婆也給兆惠擄回了營中。兆惠當時並沒有帶她一起回京受封領賞，一直到第二年二月整個大軍班師回朝時，兆惠才把禁錮入獻乾隆——這個女子名氣可是不小，她渾身有一股非花非粉的異香，史稱「香妃」。

道光十五年，滿清已漸入中衰之勢。哈雷彗星來時，大約可以聞到中土一片燃吸鴉片煙膏的異香。道光帝本人的確是相當儉約的。平均而言，每年

宮中的用度不過二十萬兩，內務府司各堂官常發出漢朝東方朔哭窮欲死之嘆，可是近世以來內變外患紛至沓來，也都始於道光一朝。一方面此時朝中的權要頗染康熙時代拘牽文義的習氣，在掄才取士時，往往不問文章義理，專搜點畫平仄，把科學當繡花大賽一樣辦，於是海內「慷慨無生氣」。大蓋唯一起勁的事就屬抽大煙了。道光十五年進口的鴉片總數有三萬零二百零二箱，是嘉慶二十二年的七倍，道光六年的五倍多，道光九年時的兩倍，依照成長率算來，這一年鴉片進口增加量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年。比前一年多了大約八千餘箱，這個差額就是道光二年全年的進口量了。「中國近時外交史」曾說：「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，共漏銀一千七百八萬兩。十一年至十四年，共漏銀二千餘萬兩。十四年至十六年，共漏銀三千餘萬兩。這「漏」就漏在鴉片煙舖子上。

福禍由人哈雷何罪 觀星言變持以爲戒

舉目蒼穹，翻觀史頁，唯獨於哈雷彗星上一次次來訪時的中國，令人特別切身的燒灼之感。當時是西元一九一〇年，清宣統二年。衆所周知：中國數千年帝制的體系和封閉的局勢已落於土崩瓦解之勢。自北京以下，立憲風潮正如如火如荼地展開。廣州方面，新式陸軍的中下級青年軍官和革命黨互通聲氣，終於在這一年的第九次廣州新軍起義，不過旋告失敗。

另一方面，哈雷彗星劃過的東北天際，正籠罩在日、俄相互侵吞的中國領土上。早在宣統元年時，

道光15年太常寺卿許乃濟
上書—提倡國產鴉片。



中美曾訂定錦（錦州）瓊（瓊瑯）鐵路合同，日、俄竟一致「抗議」。美國退一步表示：東北鐵路可交由列強承購、共同管理；或者由列強投資興建，將來可交中國贖回，日、俄照樣不同意。美國所提出的是一套「中立」態度，所謂「中立」，就是列強對日、俄關係保持中立，至於中國的權益却居而不顧，能有所立。日、俄雙方既對美國等不滿，只有進一步勾結，於當年訂立「第二次日俄協定」和「密約」，約中揚言：禁止他國在東北活動。

我看哈雷彗星光臨中國的兩千多年之間，史事翻湧如濤，大都不外大將受挫、寵臣見逐、兄弟反噬、骨肉相殘。思前想後，總覺得哈雷彗的魔力不該那麼強烈，否則今年就難過了。一直到最後，我才悟出一些道理：中國啊中國！地太大、人太多，每年總有些災荒兵燹屠戮打從眼前經過，所以這一切顯然不是哈雷的錯。而「哈雷哈雷，多少的苦難假汝之名以行」似乎該是一九八六年「觀星言變」者持以爲戒的警語了。